

欽定啟禎四書文

一
函
六
冊

規矩方員之至也

一章

陳際泰

大賢端人君之趨而深明乎不審之禍焉夫決其至者不爲堯舜其不爲幽厲審矣奈何不端所趨乎且治天下者審於所趨而已

所趨既端不得與於其至者猶有次上焉誤於其途以乖所之非

四維

獨遠於其上也而將效其下不審其本末之勢獨轉相懲戒無益

也試思夫聖人爲人倫之至豈殊規矩爲方員之至哉而千古盡

爲君爲臣之道者則堯舜其人也顧世之爲君者必責其如堯而

後可稍不如堯而將降爲暴君爲臣者必責其如舜而後可稍不

如舜而將降爲賊臣則無以處乎湯武而又有以開乎不肖是殆

便於天下之爲私者也。而豈知君雖不能責其如堯而舍堯固已

別無可法矣。臣雖不能責其爲舜而舍舜固已別無可法矣。法堯

明○白○洞○朗○柳○州○所○謂○如○深○井○之○下○觀○白○日○之○正○中○者○

舜而至則堯舜也。法堯舜而不至則爲君猶不失湯武與太甲成

王之諸君也。爲臣猶不失作伊周與仲虺君陳之諸臣也。何者其

人非堯舜之人而其道則固堯舜所以事君所以治民之道也。一

氣貫注

誤其趨遂有慢君賊民之號。可不慎與。孔子之言誠欲人君審於

其趨也。且天下之治非使仁者成之則必使不仁者敗之人主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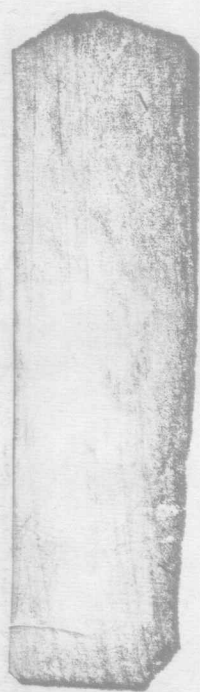
審於其趨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固能掩迹於隆古掃除其迹而更

張之亦足自懲其覆轍生有尊崇之勢歟有賢明之謚此其具也。

而所嚮一差禍殃至重。南巢之駕不戒於前。汾臺之變相尋於後。厲土衆民。進以奉天人之用。而敗德穢行。退則爲萬世所戒。豈非不法堯舜之明效大驗也哉。夫古今有得道存而不亡者。堯舜是也。古今有得道亡而不存者。幽厲是也。且堯舜不難爲。而幽厲不。但已也。知其義而爲之。其事不至乎太上退而有以自處。不知其義而爲之。其效比於放殺。子之以惡名而不敢辭。故曰取舍之極。定於內。則安危之形應乎外矣。孔子之言。豈非爲君人者示之規矩乎。

道二節爲通章樞紐。用此貫注通篇。猶扣樹木百枝皆動矣。文

之高朗振邁則作者筆性固然



聖人人倫之至也

聖字泥

楊以任

含法字

惟聖盡倫是在至之者矣。夫人倫之事，聖人自爲之，而天下後世

與曲

且以爲爲我爲之也。蓋有其至也，倫而可不至哉。今夫人而不期

其所至，則亦何不可苟焉。倫類間泚泚而相值，亦儘有宴安之可

懷。夫亦自命爲人者也。雖然，人倫之際，不如此而遂已也，尋旨於

親義序別，非勞我於無故之中，克類於作述明良，可觀我生以後

之事，有聖人焉，則人倫之至也。夫人之倫也，顧安容聖哉。聖父聖

子，聖君聖臣，亦當年不欲居之名。然人父人君人子人臣，卽一日

便見人人當至

有必止之善，嘗就聖人而思之，別無聖人之於天道也，而止有聖

人之於人倫嘗合天下於聖人而思之聖人以爲性也而天下以爲教是故一家是究者匹夫之近事聖人者邇可遠也一至自命

○以○轉○筆○爲○起○筆

者豪傑之奇情聖人者庸之謹也然而庸與奇皆聖才之所周也

○隱○射○仁○字

而非聖性之所存夫有至性焉不治倫物而治吾身敬以敕典誠

○都○從○法○處○看○出○至○處○是

乃有物守其原而莫測其所至也於是無故而可享而遂庸之不

○精○同○偏○字○或○有○錯○誤

幸而見能而遂奇之夫庸奇者倫中幸不幸之數也而窺聖性之

至者於此矣然而近與遠皆聖度之所包也而非聖性之所篤夫

有至性焉不敦品類而敦一身窮人非四海可贖赤子卽大人之

全事其本而皆有以底至也於是隱其橫塞而以爲近見其經綸

一一比語滯意蒙

而○以○爲○遠○夫○遠○近○者○倫○中○隱○見○之○迹○也○而○觀○聖○性○之○至○者○於○此○矣○
想○夫○明○發○昧○爽○之○不○寧○萬○不○得○已○而○不○欲○同○家○人○之○嘻○嘻○而○遂○以○
其○不○可○縱○不○可○極○者○遷○吾○歲○月○其○於○倫○也○無○所○苟○而○已○想○夫○在○宮○
在○廟○之○無○斂○若○不○可○已○而○同○勞○人○之○旦○旦○而○還○以○其○質○諸○鬼○質○諸○
神○者○勉○其○紀○綱○其○於○倫○也○以○自○爲○而○已○唯○有○聖○人○之○自○爲○而○造○物○
若○以○典○禮○敦○庸○備○使○之○有○憂○而○人○人○目○中○各○載○一○聖○人○唯○有○聖○人○
之○自○爲○而○遂○使○人○世○拜○起○坐○立○不○以○爲○無○故○而○人○人○意○中○各○不○忘○
夫○聖○人○聖○人○不○自○爲○至○也○而○天○下○後○世○皆○曰○其○至○矣○嗟○乎○人○倫○
而○可○有○至○有○不○至○哉○

理○解○獨○得○

總○從○法○處○看○來○

人皆知從至處映起宜法文却從法處看出聖人之至微妙之
思靈曠之筆足以輔其名理傑作也



天下有道

四節

韋世純

欲王者致其德而天可得而用矣夫德則得天文王是已欲為政

天下舍此能得志乎且知天之說者則王事可成天之道主於扶

德而已隨其世之有道無道展轉屬之未有易也已故有時而

行正道有時而行權道行正道則專於賢德行權道則若附於強

大夫天豈亦畏強大者哉其能為強大者必其小能自立者也不

然亦其先世少有功德者也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成

其強大天意亦徘徊附之而其人亦遂能制小弱存亡之命齊之

景公吳之闔閭是已景公自能顯而力行於泗上諸侯闔閭能用

其民勝於景公而力并能行之齊此皆賢德之侶而中稍有勝劣焉則天意亦稍有低昂焉此亦所謂展轉屬之者矣然則大國遂可師乎非也天之屬意大國特其權也小國而僅師大國則必爲大國之細其德未有以相勝而力必不可以相敵當今時欲遂爲政天下者莫若審於天道之正而因而用之而自處於大德大賢以邀夫天道之所必歸夫然後藉於德以令於天藉於天以令於天下文王之事可繼成周之業可再隨其強弱大小而或遲或速皆可爲政於諸侯也此其事若逆天逆天之數易其向也而其理則順天順天之道投其好也一夫有大德而天下旣已成其爲有

左傳楚爲晉細

奇論亦至理

道之天下有大德而得天而天亦成其爲治命之天而人亦無所
歸責焉則豈非天所欲得者哉

順天者存獨爲不能師文王者言之以逆爲順歸於修德自強
四節看作一片其筆力瘦硬雖大士猶當避其銳也

原評



天下有道

四節

陳際泰

大賢於德力之辨、而以賢德動時君焉。夫强大扶政、天之不得已也。使賢德繼起而維之、天必奪强大之權、以獨申之矣。順逆之說、特其勢也。且善處存亡者、當視德力之變、矯其所爲、而反用之。則强弱之勢、將有所反。此所謂審於天命之際者矣。今之制小弱者、固强大之罪也。然而先以小弱自處其身、而又耻强大之役已。此亦非獨强大之罪也。夫古之帝王、命德重賢尚矣。以爲天下之大、不能一人獨治也。故畿甸而外、盡分以予諸侯。以爲四海之利、不可一人獨專也。故封建而外、半棄而爲戎狄。是故盛則賢德相其

治衰則强大扶其政說者以爲斯二者天也宜有順之而已此其
義○理○精○深○文○勢○淵○遠○
事固然然吾深究之而知天之心之未始出於此也天之心何嘗
一日不愛賢德天之心何嘗一日不愛天下惟世無賢德之人天
命無所屬之矣惟世無天命賢德之人强大有所好之矣人事駁
所○不○能○道○
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景公惟不能申其賢德之權故以伯國之餘

女吳以緩禍而吳乃得以恃其强大之勢故以夷狄之國抗齊以

宋第二節帶過三節

自張嗟乎古之强大在天子而今之强大在諸侯伯之强大在諸
侯而今之强大在戎狄然則爲今日計能圖王則必至於王不能
圖王則亦必至於亡而已矣其能免乎此文王之所爲之所當師

也不貪虛名以博實善。惟安柔節以待其歸。是故善處強大之間者。當視世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以爭天下之先。則我勝矣。善反強大之權者。當有以抗已之所長而棄已之所短。以徇天下之心。則彼絀矣。夫文王之申賢德。亦旣效矣。今之諸侯師文王於五年七年之間。而有不得志於五年七年之後。未之有也。則奈何不自擇審處而甘心爲強大之役。以蒙恥乎。其亦不善審於天命之際者矣。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强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

事在人爲人事失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文

中深明此旨

原評

啟禎名家於長章數節文皆以古文之法馭題而陳之視黃則有粗細之別以所入之域有淺深也